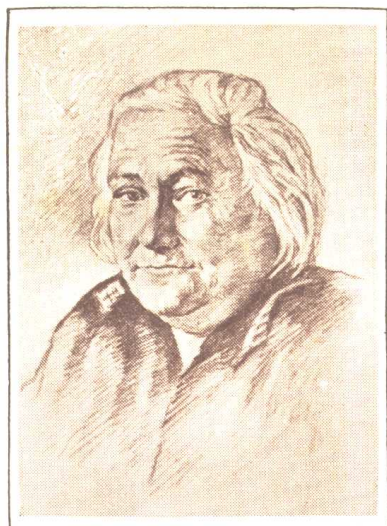




蔡 特 金 傳

威 廉 · 皮 克 著





梁士強傳

梁士強紀念圖書館



威廉·皮克著

蔡特金傳

張才堯、張載揚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版權所有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

1954年4月北京第一版
1954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31''×43''1/32·24,000字·總號1063·分號Q613
1—30,000冊·定價2.000元

*

·發行者·
新華書店

WILHELM PIECK
CLARA ZETKIN
、 *Leben und Kampf*
Dietz Verlag
Berlin, 1948

本書根據德國柏林迪茨出版社一九四八年版譯出

目次

一 葬禮·····	一
二 參加工人階級先進行列的道路·····	六
三 參加第二國際的領導·····	一〇
四 社會主義婦女運動的領袖·····	一三
五 馬克思主義的旗手·····	二〇
六 十月革命的熱心捍衛者·····	二七
七 在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鬥爭中的蔡符金·····	三五
八 國際團結的宣傳家·····	四一
九 她對人類的貢獻永遠不會磨滅！·····	四四

一 葬 禮

當克拉拉·蔡特金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以七十六歲的高齡和我們永別的時候，正是我國人民歷史上隨着法西斯主義之統治德國而最黑暗的夜突然到來的時候。黑夜的陰影一直觸及流亡中的德國工人階級的這位白髮的女先鋒。

蔡特金在莫斯科附近阿爾漢格爾斯克村的一所療養院中，度過了她那充滿工作和鬥爭的生活的餘年。年老與疾病削弱了她的身體。她的視力幾乎已經完全喪失，但儘管她已經年邁力衰，她仍然經常挺起身來為各國工人階級的事業、為國際團結、為社會主義而工作。她這種不眠不休的精神反抗着因疾病和年老而被迫不能工作的情況。她的充溢於頭腦與心胸中的了不起的精力，使她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個鐘頭都能為勞動羣衆的偉大解放鬥爭事業努力。六月十九日，在她逝世的前一天，她還開始口述一篇論文，在這篇

論文中，她熱情地主張建立反對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統一戰綫。

蔡特金在書寫時不喜歡要求技術上的幫助，而只是喜歡用鋼筆細心地寫下她的著作。但是幾乎喪失了的視力使她越來越不能使用鋼筆；因此，有一次，自來水筆中的墨水雖已用完，她還用乾的鋼筆尖繼續寫了幾頁。由於不得不口述她的思想，她往往連呼吸都感到困難，不能不中斷她的工作。

雖然在這種情況下工作使她感到非常痛苦，可是蔡特金總是戰勝了她那衰弱的身體，並且給自己提出了巨大的任務。她想寫露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的傳記，並想以敘述他們生活的歷史，來把他們生平工作的事蹟作爲給工人階級的遺囑。但是她認爲這件任務可以等到她不能再寫更重要的東西的時候再做。這樣她又完成了一本戰鬥性的小冊子「帝國主義戰爭反對勞動者——勞動者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她用國際紅色救濟會主席的名義發表過一篇呼籲，她以熱情的語句向全世界所有進步的人們訴說：

「注視德國吧，垂死的資本主義正在那兒向法西斯主義求救！法西斯主義建立了毀滅肉體和精神的統治，建立了一種野蠻的統治。這種統治在殘暴方面甚至遠遠超過了中世紀的恐怖行爲。全世界對於法西斯恐怖行爲的殘酷都表示無限的憤慨。」

「……勞動婦女們，想一想吧！法西斯主義奪去了你們在激烈鬥爭中所獲得的許多權利，它不讓你們獨立，也不給你們工作。想一想吧！『第三帝國』要把你們貶降爲男子的婢女和生育的機器。不要忘記那些勇敢的婦女、那些女戰士，她們被法西斯主義折磨至死，或是被他們監禁在牢獄裏。」

「……學者、藝術家、教師、作家、自由職業者的代表們！不要忘記法西斯主義用來燒燬你們所創造和細心保存的文獻的柴火，這種破壞奪去了人類發展的一個源泉。」

「……不要忘記法西斯主義對於其他種族人民的卑劣的迫害，特別不要忘記迫害猶太人的卑劣行爲！」

「……各國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人們！只要與血腥的鎮壓，與恐怖行爲、飢餓和戰爭聯系在一起的法西斯主義還沒有被徹底粉碎，我們當中的任何人便都不能高枕無憂地休息！」

蔡特金不顧健康情況的繼續惡化，違背了醫生的一切囑咐，她不讓自己得到休息，一再企圖繼續工作。但是她的力量消失了。在她生平最後一個月的某一天，她靠着枕頭，用微弱的聲音說到她遇難的戰友——露莎·盧森堡。當她疲倦得沉默下去的時候，

她想到露莎·盧森堡被暗殺的事件，她用有皺紋的、衰老的手在她面前的一張紙上畫着戈林的名字，然後在這名字底下畫上兩道綫，她就是這樣在她最後的幾小時還是很想念朋友，憎恨敵人，惦念鬥爭。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九日一個悶熱的初夏傍晚，遠方起了雷雨。蔡特金感到她已經接近死亡。她的呼吸經常是不規則的，只是心臟仍舊慢慢地、幾乎聽不到聲音地跳着。她完全是沒有知覺地躺在那裏，連對最親近的人們所說的話都幾乎失却了反應。六月二十日早晨兩點鐘死神降臨了。

她的充滿了鬥爭和工作的一生結束了。爲勞動羣衆解放而鬥爭的一位偉大女領袖的勇敢的心臟停止跳動了。爲了和平事業，爲了國際團結的思想，爲了使勞動婦女從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枷鎖下得到解放，爲了爭取實現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女戰士，與我們永別了。凡是知道蔡特金沉重的病況、爲蔡特金的生命擔憂的人們，在聽到這一噩耗後，莫不爲之驚惶失措。死亡在爲美好的社會制度而鬥爭的戰士行列中造成了一個不可彌補的缺口……

蔡特金的遺體從阿爾漢格爾斯克運到莫斯科，停放在具有歷史意義的工會大廈圓柱

大廳裏。社會主義莫斯科的四十萬以上的勞動者，男子和婦女、紅軍戰士、大學生、中小學生從蔡特金的靈柩旁邊走過，他們向列寧和斯大林的忠實戰友告別。莫斯科各工廠的工人、黨和工會的幹部、蘇聯共產黨和工會的領袖們依次地參加守靈。哀樂的聲音莊嚴地在巨大的空間震盪……

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四點鐘，最後一批守靈的人走近蔡特金的靈柩，爲首的就是繼承和繼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事業的人、社會主義的建築師、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偉大朋友斯大林，和他在一起的有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和弗里茨·赫克爾特。他們用肩頭抬起了棺架；棺架上放着骨灰瓶，瓶裏裝着前夜火葬後的骨灰；在感人的俄羅斯的葬禮進行曲的樂聲中，他們抬着棺架走出了大廳。莫斯科成千成萬的男男女女和來自列寧格勒以及蘇聯其他巨大工業中心的工人代表團們在一起，在工會大廈前面等候着給蔡特金送葬。送葬的行列緩緩地向紅場移動，在那裏集合了數十萬參加葬禮的勞動人民。

在具有歷史意義的地方、在保存着蘇維埃政權的奠基人列寧的遺體的墓台上，出現了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領袖們以及其他各國共產黨的代表。年老的日本革命家片山潛在追悼大會上致開會詞，在致詞中他對這位逝世的女戰士——蔡特金作了崇高的評

價。接着弗里茨·赫克爾特代表德國工人階級講話，他把對於蔡特金逝世的哀悼詞的悲痛，化爲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誓言。莫洛托夫代表與蔡特金有最密切聯系的蘇聯共產黨講話。他表示了把俄國工人和農民與德國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結合到一起的緊密團結。白髮的、列寧的終身伴侶娜捷什達·克魯普斯卡婭，蔡特金最親密的女友，對蔡特金在國際革命婦女運動方面的偉大功績作了評價。

在俄羅斯葬禮進行曲和國際歌的聲音中，放着骨灰瓶的棺架抬向克列姆里宮牆下，蔡特金的骨灰瓶便在那裏和爲社會主義的人類解放事業而鬥爭的不朽戰士安葬在一起了。一塊寫着克拉拉·蔡特金的姓名、生卒年月的墓碑，蓋在埋葬地點的上面。葬禮進行曲的演奏停止，六十萬以上的人民羣衆便在開始演奏的雄偉的國際歌歌聲中從克拉拉·蔡特金的墓旁穿過紅場。一位偉大的女戰士永遠離開我們了。

二 參加工人階級先進行列的道路

蔡特金生於一八五七年七月五日。她的父親艾斯納，是德國薩克森州的一個鄉村學

校的教師。從十七歲到二十一歲她在來比錫的一所私立學校裏受師範教育。在青年時期，蔡特金就已經認識了一羣俄國的大學生和流亡者。他們使她開始接受社會主義的思想。由於認識了這些知己的朋友，她不久就和父母發生了嚴重的衝突。但她是這樣地傾心於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想，以致家庭顧慮都不再能使她脫離社會主義的道路了。

蔡特金在這個時期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儘管大部分還是感性的，然而她已經用她所固有的熱情和毅力，開始進行科學社會主義的研究。在一個暴風雨的時代裏，蔡特金加入了工人運動的隊伍。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的對法戰爭，德國之統一爲一個普魯士德國，強迫戰敗的法國付出的數達四十億馬克的賠款，和對於亞爾薩斯、洛林兩州以及它的寶貴礦藏的極不幸的合併都引起了德國資本主義的巨大繁榮，但同時使工人運動的經濟基礎也擴大了。巴黎公社的光輝範例使全世界的統治階級驚惶失措。奧古斯特·倍倍爾和威廉·李卜克內西在普法戰爭時期所採取的勇敢的國際主義立場，他們對於巴黎公社的信仰，在當時具有決定性的問題上他們之採取與馬克思、恩格斯一致的意見便預告了未來德國工人運動的巨大規模。當着以慣用的方法加於工人運動身上的野蠻迫害不僅不能使它削弱反而促使社會民主黨和拉薩爾派團結起來的時候，俾斯麥就企圖利用

「特別法令」的恐怖手段把社會主義從德國工人階級中間驅逐出去。雖然宣佈社會主義者的活動爲非法的「特別法令」只施行了十二年（一八七八——一八九〇年），但是這是德國工人運動所經歷的一個困難的、犧牲慘重的時期。工人的組織被解散了，工人的報紙被禁止出版了，工人領袖有的被監禁，有的被驅逐出境，或者由於受到迫害而經常地從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個地方。

正是在德國工人運動的這個艱苦的鬥爭時期裏，蔡特金堅決地加入了工人運動的隊伍。危險並沒有嚇倒這位年輕的女教師，自覺爲正義和偉大的事業而鬥爭的意識鞏固了她的信念。

蔡特金在來比錫認識的許多俄國流亡者當中，有一位俄國的革命者歐西勃·蔡特金，歐西勃加入過德國社會民主黨，他是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的熱烈的擁護者。

來比錫根據社會主義者取締條例而宣佈戒嚴以後，歐西勃·蔡特金被捕，並且被驅出德國國境。於是他轉往法國。蔡特金也離開了德國，暫時在奧地利和意大利當家庭教師，並於一八八二年夏天定居在瑞士的蘇黎世。她參加了當地德國社會主義者的工作。他們從瑞士把遭受迫害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地下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秘密地

運往德國。

首先是由於恩格斯的批評與幫助才有了革命無產階級的特質的這份報紙，在德國工人運動秘密組織的建立上起了重大的作用，並且極其有力地促使工人運動向着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上得到了「赤色戰地郵政局長」這一光榮稱號的尤利烏斯·毛特勒，就是秘密發行這個報紙的組織的領導者。他必須用各種各樣的秘密手段，在和警察廳、稅務廳以及德意志帝國的一大羣特務密探經常進行小規模的艱苦鬥爭的情況下開展工作。

在毛特勒的助手當中，蔡特金很快就佔了卓越的地位。她用高度的責任感所擔負起來的工作加強了她的社會主義意識以及對工人運動事業的無限忠誠。她具備了所有的品質，這些品質決定她今後在德國工人運動中擔任領導地位的工作。

蔡特金移居巴黎，在那兒她和歐西勃·蔡特金——她從來比錫時期以來的政治導師和戰友——結成了終身的伴侶。但是，那是她必須在流亡的嚴酷鍛鍊中度過的非常艱難和陰鬱的日子。他們遭受警察的迫害，因為付不出房租而被房東趕到街頭，僅僅靠着做翻譯工作所得的報酬維持貧困的生活，夫婦二人帶着兩個小孩子時常確實是窮得什麼也

沒有了。而當她的丈夫生了重病，直到去世為止好多年不能工作的時候，情況就更加惡劣了。爲丈夫和兩個小孩子謀取生活費用的整個重担，都落在蔡特金的肩上。她親身深深地體會到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婦女和母親的痛苦，因此在這時候她的堅定的意志便成熟起來，那就是她要爲國際無產階級婦女運動的發展貢獻出一切。

但是留在巴黎不僅帶來了憂愁與貧困，同時也帶來了偉大的友誼。這友誼把蔡特金與馬克思的女兒勞娜和她的丈夫保羅·拉發格結合到一起。同時她又和當時法國工人運動的領袖茹爾·蓋德發生了友誼，這種交往對於蔡特金是很重要的一課，它擴大並且加深了她的理論知識。

三 參加第二國際的領導

社會主義的始祖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締造的第一國際在巴黎公社被推翻以及隨後發生的國際工人運動的暫時削弱以後，就退出了歷史舞台。它那爲展開國際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而創造精神前提的偉大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了。

從一八八〇年到一八九〇年，在所有國家中工人運動的迅速成長，個別國家之產生了社會主義的羣衆性的工人政黨，以及德國工人運動不顧俾斯麥的「特別法令」之仍然不斷高漲，就爲一個更高階段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國際聯合創造了前提。這個聯合，在一八八九年巴黎博覽會的時候，由於第二國際的成立而實現了。

蔡特金給這個國際大會做了很多準備工作。她通過她在德國社會主義報紙上發表的許多論文，促使有階級覺悟的德國工人注意到這個大會。她自己以德國黨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的工作人員和柏林社會主義婦女代表的資格參加了大會，並且發表了一篇演說，這是她偉大的終身事業，組織國際無產階級婦女運動的開端。由於她那優異的語言才能——除去祖國語言德語之外，她完全掌握了法語、英語和意大利語——她曾經以翻譯工作者的身分，以最好的方式幫助大會進行討論。

那時候蔡特金是三十二歲。她在社會主義者取締條例時期擔任德國社會主義運動地下工作時積累的經驗，以及在巴黎流亡的歲月中所受的理論教育已使她在政治上成熟。她在大會的演說中要求婦女在職業生活上，在社會上與男子完全平等，她發展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婦女運動鬥爭綱領，並促使男子和婦女在這鬥爭中的共同合作。

蔡特金之第一次出現於社會主義的國際舞台就使她認識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兩位創始人中的尚在人世的一位，恩格斯。他對她表示了深厚的同情和友誼。恩格斯在一八八九年五月十六日給保羅·拉發格的信中寫道：

「克拉拉·蔡特金給柏林『論壇報』寫了一篇非常出色的論文……假如我們在三個月以前讀到這些事件（原書出版者註：在法國）的詳細透徹的說明，那末我們就會有很大的收穫。」

蔡特金在開始從事國際社會主義工作的時候，就受到這些以及其他光榮的讚揚。而在她的晚年，年老的女戰士與馬克思、恩格斯事業的偉大繼承者及繼續者列寧和斯大林的友誼，使她獲得了崇高的榮譽。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蔡特金參加了第二國際的一切會議。她是第一個國際婦女書記處的創始人和領袖。一九一〇年在哥本哈根第二國際代表大會上，她提議制訂一個每年舉行的國際婦女節，並且組織慶祝這個節日。

她對那些想要把社會民主黨從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推開的人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一九〇七年在第二國際的斯圖加特會議上，首先是列寧在軍事和殖民地問題上對這